

起义者

儒勒·瓦莱斯





起义者

[法]儒勒·瓦莱斯著

郝运 众志 陈乐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Jules Vallès

L'Insurgé

本书根据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es, Paris

1955 年版本译出

起 义 者

原著者 [法] 儒勒·瓦莱斯

翻译者 郝运 众志 陈乐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0 3/4 插页：2 字数：221,000

1961 年 6 月第 1 版

196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726

定价：(九) 1.15 元

內 容 提 要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階級推翻了资产階級的統治，創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階級專政的政权——巴黎公社。亲身参加公社革命的儒勒·瓦萊斯在他写的这部自傳体的小說《起义者》里，用許多篇幅真实地記下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热烈地贊揚了公社的英雄們的革命气概。

小說前一部分写书中的主人公万特拉（即瓦萊斯自己）在第二帝国末期和资产階級的临时政府时期站在人民一边，进行各种政治斗争的經過。作者在这里有力地抨击了拿破侖第三的暴政和揭露了资产階級政客的丑恶面目。虽然万特拉一再遭到統治者的迫害，几次下獄，主办的報紙被查封，但他始終坚持战斗，并且对革命事业充滿了信心。

巴黎公社建立后，他立刻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公社的工作，被选为公社委員。本书的后一部分是这一个偉大英勇的革命斗争的真实記載，从起义开始一直写到公社失敗为止。当凡尔賽反革命武装攻进巴黎以后，万特拉冒着枪林彈雨，和巴黎的无产階級一同投入了浴血的街垒战。他一直坚持到公社的最后一分钟方才撤退。后来依靠群众的掩护，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本书是儒勒·瓦萊斯的《雅各·万特拉》三部曲中的一部，由于作者是巴黎公社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因此他这部小說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序

法国联合出版社准备在一九五〇年重版儒勒·瓦莱斯的《起义者》！让我们试着就这本书的时代，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时代，来谈谈这本书的意义。

儒勒·瓦莱斯生于一八三二年，死于一八八五年。一八五二年拿破仑第三政变时，他才二十岁。这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生正在巴黎准备参加教师考试。但是他那时候就已经起来反抗社会制度。他参加了年轻共和党人的反对野心勃勃的独裁者的阴谋。他的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老教师，怕影响到自己的职位，于是把他当做疯子关起来。禁闭的时间并不长。他一得到自由以后，就立刻出外谋生。谋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起先在中学里当学监，因为不能够服从这所学校的纪律，所以很快就被赶走了！接着他向塞纳省政府申请，被派到沃吉拉尔区政府当文书。可是，他又为了不守纪律这个相同的理由被撤职了！

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过一种变化无常、贫困潦倒的生活。他决心向报纸投稿。他开始写了些剧本、小说、诗歌和杂文，送给《费加罗报》、《大事报》等当时的报刊的编辑部。他去找过吉拉丹和维尔梅桑帮忙。他写过各式各样不同主题的文章。他在《费加罗报》主持交易所专栏；写过一本叫《金钱》的书，研究交易所的规律。他发表的文章署名是：“一个变成交易所經紀人的文人！”我們可以在这些文章里看到：交易所是法国的主宰者，这样倒不错，因为投机和投机狂保证了工业的成功，而道德首先是“富裕的女儿”！

但是，瓦莱斯在他撰稿的那些报纸上，不久就放弃了写交易所评论。他把文章投给所有不受帝国政府左右的报刊，如象《欧洲评论》、《自由》、《新闻》、《时代》。很快地他就获得了具有独立见解的、坚强伟大的政论家和作家的公正声誉。他被公认为具有讽刺性、战斗性、独创性和无可否认的才能的新闻工作者。可是，在反抗的天性支配下，他曾经亲身过过穷苦人、浪漫文人和被压迫者的那种艰难困苦、动荡不定的生活。他住过简陋的顶楼，挨过饿，受过当权者的凌辱。因此，他要全身心地为社会上一切反抗者所过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做大胆的辩护。他自己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描写失意的艺术家、失业的教师和失败的发明家的生活、幻想、穷困和苦痛的遭遇。他们流落在小酒馆和阁楼里，睡在桥洞下或者采石场里。瓦莱斯不是个软弱的人，可是他却为这些在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人洒下了同情的眼泪。

一八六七年，他创办了一种报纸，他希望由自己主编，继续为那些受压迫的，为社会所不容的人战斗。他在报上毫不容

情地攻击所有最神圣、最有名的官方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制度，反对那些被他称为“文学的、政治的，其实也就是革命的祭司”的人。

通俗的、图文并茂的《大街报》抨击了雨果和雨果的剧本《哀那尼》，罗西尼的音乐，贡古尔兄弟和统治者。出到第三十四期，报纸就被查封，停刊了！

一八六九年瓦莱斯在塞纳省第八选区参加議員竞选，同时和他竞选的有波拿巴分子和共和党人儒勒·西蒙。他称自己为“代表貧困的候选人”。他对选民說：“在对一切奴役的憎恨中，团结在我的周围，来反对军队、稅吏、教士、稽查和法官吧。記住你們过去的失敗吧。”

他得到七百八十票对三万票！

在一八七〇年八月的大潰敗以后，政府把他关在瑪薩斯監獄里，但是在一連串的事件的压力下，不久又把他放了出来。在巴黎公社期間，他加入了第一国际。十月三十一日他担任国民自卫軍的营长。他創辦了具有战斗性的报纸：《人民呼声》。《人民呼声》很快地就变成了公社自己的主要机关报。瓦莱斯在《人民呼声》上鼓舞公社社員的士气，号召他們作殊死的斗争。五月十六日，当一切都似乎絕望的时候，他宣称已經采取一切措施，决不让一个凡尔賽军队的士兵冲进巴黎。“巴黎准备做任何牺牲，但决不投降！”至于他自己，的确是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是守在第十一区街垒上的最后一批战士中的一个。凡尔賽分子两次宣布他已經被枪决。可是，在他在《起义者》这本书里提到的、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之后，他逃过了搜捕。

他到过比利时、瑞士，最后到了倫敦，在这个城市里一直

住到一八八〇年大赦。在英国，他靠了設法在巴黎的很少几种
共和党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杂文和連載小說，过着貧困的生活。

回到巴黎以后，他和斯蒂芬·比松、卡米尔·貝勒当一同
为克里蒙梭主編的《正义报》撰稿。

一八八二年，他在进步的刊物上发表了《起义者》^①。他
在《觉醒报》上写文章猛烈地譴責甘必大背叛了第二十区的
选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八八三年他的公社时代的报纸
《人民呼声》复刊以后，变成了法国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他邀請
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所有的作家，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为报
紙撰稿。

《人民呼声》参加了法国工人运动史的这个阶段里的所有
社会主义斗争。它曾經猛烈地抨击派遣殖民軍到突尼斯和印
度支那去。它支持过昂山和德卡斯维尔的矿工大罢工。我們
應該記住，儒勒·盖德^②的合作在《人民呼声》的这些出色的
斗争中，起了不可比拟的作用。让盖德在报纸上占首要地位，
这是儒勒·瓦莱斯的最大功績。《人民呼声》之所以能成为直
到当时法国还没有过的最偉大的工人阶级机关报，我們可以
說，盖德派的合作是最主要的原因。

① 一八八二年八月十日到九月十五日，在儒利埃特·亚当主編的《新評
論》上发表的《起义者》，不是全文，直到一八八六年著者逝世后第二
年，这本书才在巴黎出版。

② 儒勒·盖德（一八四五至一九二二）：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与保罗·
拉法格在一八八〇年建立了工人党。但从一九〇四年起，即沉溺于改
良主义。

一八八五年，也就是《人民呼声》复刊后两年，瓦莱斯逝世了，逝世时年纪还轻，只有五十二岁。

巴黎工人阶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送“代表贫困的候选人”，“代表枪决犯的议员”到拉舍斯神父公墓去的，有十多万劳动人民！

巴黎人民就是这样来向心胸伟大的人，工人阶级的真诚朋友，光荣的公社战士，伟大的革命作家，表达公正的敬意！

一九五〇年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会不同意这次动人的感激的表示。不过，根据事实，我们还应该补充几句：在现今的时代里，社会革命要求它的战士、它的起义者必须具备方法、知识、理论、组织和策略，而这些正是我们的前辈，那些最敢于牺牲、最令人感戴的公社社员所缺少的。

儒勒·瓦莱斯说自己是一个准备牺牲一切的，不服从任何组织、理论和纪律的，单独行动的反抗者。

他是一个人的起义者，“反抗者”。他情愿当一个自由的士兵，“军帽上没有号码”。他说：“别向我提什么集体主义，安那其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主义。别向我提‘马克思的令人难懂的人道的观点’！……别来那些使人糊涂的哲学！我面前既然展开了广阔的革命战场，我就决不会把自己关在一个营盘里；我不希望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号码！”

《起义者》代表了一个开端，一个失败的尝试，人民反抗压迫者的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苏维埃人民已经替公社复仇，他们向二十世纪的革命者指出，现代的起义者应该用哪些严谨的科学方法，才能引导无

产阶级走向胜利！正是他们这些新方法，才有可能为公社报了头几笔仇！从此以后，世界上千百万无产阶级也都在有纪律地准备争取我们的前辈、一八七〇年的英勇战士们所没有取得的彻底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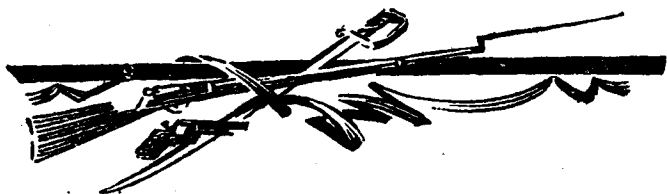
馬賽尔·加香

獻給 一八七一年的死難者

他們在公社的旗幟下，拿起武器反抗不合理的世界，結成受苦者的偉大同盟，成為非正義的社會的犧牲者。

儒勒·瓦萊斯

一八八五年 巴黎



也許奧台翁^①的那些紅帽子和黑鞋跟^②說對了，我是一個蠢種！

我當學監^③到現在已經幾個星期了，可是我既沒有感到煩惱，也沒有感到痛苦；我心平氣和，一點也不以為恥。

我从前曾經攻擊過中學里吃的豆子；這個地方的蚕豆看來还挺不錯呢，因為我一吃就是好幾盤，而且連盤子都舔得一千二淨。

有一天，在寂靜無聲的食堂里，我居然象从前在里席弗飯店一樣叫起來：

“跑堂的，再來一份！”

所有的人都轉過頭來，笑了。

我也笑了，——我開始逐漸地變成苦刑犯一樣的無憂無慮，囚犯一樣的厚顏無恥，逐漸地對我的監獄習慣，逐漸地把

我的志气消磨在兑了大量水的葡萄酒里。——我快要上了我的食槽了！

要知道，我挨过那么长时间的饿啊！

我常常束紧裤带，来止住咕咕直叫的、噬食着我的内脏的饥饿，我常常搓揉肚子，不让混一顿晚饭的希望重新抬头。现在呢，当热呼呼的肉汁滋润着我干枯的肠子的时候，我心满意足得象一头躺在葡萄棚下的狗熊。

那份愉快，几乎可以跟搔一处新愈合的发痒的伤口相比。

不管怎么说，面有菜色啦，眼睛瞢眊啦，对我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的胡子上还时常挂着蛋黄呢。

我从前从来不梳胡子；我一想到自己的无能和贫困的时候，就揪它，扯它。

现在，我却把它梳得光光的，一根也不乱……我的头发也是如此。上个星期日，我脱光衣裳，照了照镜子，发现肚子居然发胖了，不免又吃惊又有一点得意。

我的父亲就比较坚强，记得在他当学监的时候，我曾经在他眼睛里看到过憎恨的光芒。但是他没有闹过革命，没有在造反的日子里生活过。他从来没有高呼过武装起来，也没有

① 奥台翁：巴黎的一个戏院。戏院四周的迴廊上有许多小书店，那儿可以常常遇到大学生、艺术家、作家，成了年轻人特有的俱乐部。

② 红帽子和黑鞋跟：指共和党人和王朝正统主义者。

③ 一八六二年十月到一八六三年一月或二月，瓦莱斯的確在刚城公立中学当过几个月的学监。

受过暴动和决斗的磨练。

我呢,是个过来人,——如今我在这所公立中学里找到了养老院的安静、收容所的保障和医院的饮食。

在法莱罗尔有一个老头子,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夜里聊天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们:那天下午,战役还没有结束,他在离拉·赫一圣特^①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经过一家酒馆,于是倒在一張木头桌子上,扔掉步枪,再也不肯向前进了。

团长罵他蠢种。

“蠢种就蠢种!再没有什么天主和皇上了……我又渴又饿!”

接着,在遍地的死尸中間,他在这家酒馆里找吃的;他說,他从来没有吃得那么满意过,他觉得肉的味道真好,酒也爽口。酒醉飯饱以后,他躺下来,头枕着背包,在炮声隆隆中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我的心灵现在远远地离开了战斗,离开了喧嘩,进入了梦乡;过去的回忆在我心头发出的声音,仅仅象在一个逃兵耳边响着的鼓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輕。

困在帶家具出租的小房間里,一連多少年,不管是怎样小的一个窟窿,都可以钻进去睡覺,而且因为害怕失眠和女房东,总是到天黑了以后才敢回到这些窟窿里去。虽然是乡村出来的,可是比别人更需要新鲜空气,在那些公寓里只能够嗅到

① 拉·赫一圣特:滑铁卢南边的一个田庄。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爆发后,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中路军队曾企图攻占该地,遭到失败。

污水池发出来的秽气；虽然胃口很好，又长着一口好牙齿，可是经常挨饿，掏不出钱来吃饭。——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居然有一天早上发现自己吃的住的都不用愁了，桌布上没有污迹，睡觉没有臭虫，起床的时候也没有讨债的了。

桀骜不驯的万特拉，他心头的那股怒火已经消了；他的鼻子扎在菜盘子里，不仅餐巾用环子束着，而且那副漂亮的刀叉还是赛银的呢。

他甚至还象别人一样念 Benedicite^① 呢，那种痛悔前非的表情，上司们一定不会不满意。

吃完饭，他感谢天主的恩典（当然还是说的拉丁文），把手伸到背后，松松背心上的带襟，再解开前面的一颗钮扣，重新合上外衣的衣襟，——这件外衣是从死人的衣柜里翻出来，按着他的身材，“照爸爸的式样”改的。然后，他胃里塞得满满的，嘴唇也油膩膩的，带着他照管的那班学生向高年级的院子走去。高年级的院子象封建城堡的平台似的，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附近一带。

在这个高坡上，有时候，天仿佛替我罩上了一件薄綢衫，微风象翅膀的轻触似的搔着我的脖子。

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甜蜜和宁静。

晚上。

寝室很小，在学生宿舍的尽头，学监空闲时，可以到那儿

① 拉丁文：“饭前禱告”。

去讀書或者夢想。我的這間寢室朝向一片林木叢生、河道縱橫的田野。

微風送來大海的氣息，它在我的嘴唇上留下咸味，恢復我的眼神，使我的心得到平靜。我的心隨着我的思想輕輕地跳動，就象一陣比較大的風兒吹來時，窗簾拍打着窗戶一樣。

我忘了我從事的職業，我忘了我看管的孩子……我也忘了困苦和反抗。

我從來不把頭轉向正在怒吼的巴黎的那個方向，從來不在天邊尋找應該是戰場的那個出名的地方。——我在遠處發現了一片柳樹林和一片開着花的果園，我凝望着它們，眼睛漸漸地潮了，我的眼光從來沒有這麼溫柔過。

不錯，奧台翁的那伙人說得對：可憐的孬種！

我邁出校門，街上靜悄悄的，彷彿睡着了；只需要走上一百步，就可以來到一條小溪邊。我沿着小溪散步，任什麼也不想，懶洋洋地望着被河水載走的一根樹枝或者一把草，它們一路上要經歷許多驚險的遭遇。

在路頭上有一家小酒鋪，挂着一串蘋果當做招牌。我花幾個蘇^①喝上一杯蘋果酒。蘋果酒黃澄澄的，非常美麗，微微有點沖鼻子。

說得對！可憐的孬種！

① 一個法郎合二十個蘇。